



酥软
著

真真的

Kuo Jin
Ni

靠不

她害怕
一切亲密关系，
更怕
失去许尘深。

许尘深，我爱你，
但我真的真的不敢
靠近你。”

治愈系
男神教授

回避型
依恋少女

既然已经
被赖上了，
那就赌一赌吧！赌一生一世，
深情不负。

迎娶
你

Bu
Can

“我不想做你的朋友，
我想待在你身边，
以其他身份。”

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的真的不敢靠近你 / 酥软著. 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570-1325-7

I. ①真… II. ①酥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3719号

出 品: 大周互娱
出 版 人: 刘志松
总 监 制: 杨翔森 曾筱佳
责任编辑: 李 丹
特约编辑: 田 云 邹曼婷
封面设计: 小 鱼
版式设计: 李映龙
封面绘制: 李 京

真的真的不敢靠近你

ZHEN DE ZHEN DE BU GAN KAO JIN NI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338号银政大厦西楼12楼 邮编: 510180)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邮购地址: 广州市环市东路338号银政大厦西楼12楼

联系电话: 020-87347732 邮编: 510180

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(地址: 长沙县黄花镇黄垅新村工业园区财富大道16号)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9印张 313千字

201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4.80元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本书出版权由大周(贵安新区)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。未经许可, 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举报电话: 0731-85184728

目录

I dare
not come near
you

第一章 执着的男人 / 001

她掌心里的手机隐约在发烫，铃声突然又响起来，还是那个号码，似乎不依不饶，她的脸颊像火烧过，迅速泛红。

第二章 脑海里都是她 / 028

他对她的喜欢深刻到什么程度，他自己也不清楚。反正他的脑子里每天全是她，就只能看见她一个人。

第三章 自责与愧疚 / 058

只要许尘深在她面前有半点儿失落的神情，自责与愧疚就会像张密密麻麻的网将她围住，缠得她几乎要呼吸不过来。

第四章 许尘深，我害怕 / 086

她颤抖着身体，开口说：“许尘深，我害怕。”

第五章 她被吻了 / 115

陈溺只觉眼前一黑，人就迅速被他拉过。门在她身后被重重地撞上，而地被压在他门上，还没回过神，双唇就被他狠狠吻住。

目录

I dare
not come near
you

第六章 我是你的女朋友 / 143

陈溺说着有些抽噎：“你但凡有个什么事你都不会跟我说，就算你是怕我担心，但我是你女朋友啊！”

第七章 把证领了 / 172

男人却突然认真起来，在她耳边问：“等你生日那天，我们就去把证领了，好不好？”

第八章 未婚妻 / 202

他捏了捏她的手，笑着说：“未婚妻。”

第九章 我们的家 / 229

他看着她，认真地说：“你不用准备什么，嫁给我就好，我会给你一个属于我们的家。”

番外 / 252



第一章 执着的男人

晚上十点，陈溺准时下了飞机。

她还没走出机场大厅，乔尔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

“在哪里了？”

“刚落地。”陈溺从背包里取出耳机插上，才把手机揣回上衣兜里。

乔尔的电话打得正合时宜。

对方的语气里有几分戏谑。

“说实话，我挺佩服你。”乔尔咧开嘴笑道，“一声不吭就消失半个月——”

“明天收假记不记得？”

夜晚的凉气渗进皮肤，陈溺站在机场外，她拢了拢黑色外套，将行李箱放稳了，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拉杆上，才回答乔尔：“记得。”

她怎么会不记得，不记得就不会急着回来了。

乔尔是真服她。

司空见惯的课堂测验，陈溺因为考了个班级倒数第三，第二天请假拖起行李箱就走。

她还美其名曰，想散散心。

别人对陈溺不了解，可她乔尔了解。

陈溺要是真有这觉悟，前些年也不至于回回垫底。

陈溺斜靠行李箱站着，她身材好，但有些偏瘦，背脊笔挺。

在她前方几米开外停着辆黑色跑车。

因为夜色很暗，车又不在路灯下，不仔细看，便会将车子跟这沉重的暮色视为一体。

见乔尔许久没说话，陈溺招手拦了辆的士，这个时间的士轮流着往机场跑，抬手就能招到一辆。

司机很热心，看她一个人，专门下车帮她把行李放进后备厢里。

陈溺站在旁边看着，顺眼就记下了车牌号，只简单的几个数字，格外好记。

司机放好行李后扣上车盖，转头随意问了句：“姑娘一个人啊？”

陈溺睨他一眼。

其实司机的意思很单纯。

他纯粹是好奇，挺漂亮一年轻姑娘，回家怎么都没人来接。

陈溺明白。

想起别人方才主动下车帮忙，她露出淡淡的笑容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然后她拉开后车门坐了进去。

乔尔听到她这边有人说话，没大听清，眯着眼问：“男的？”

前面车门被打开，司机俯身坐进车里，陈溺抬头，主动向司机报了目的地：“Z大，谢谢。”

乔尔这次听清了，知道她上了出租车。

静了一秒。

手边放着袋奶香瓜子，乔尔顺势将袋子扯过来，打开，嗑了两三颗。

最终乔尔还是没忍住，问道：“许教授没给您打电话？”

陈溺有一两秒钟不想理乔尔，想挂断电话。

“我没其他意思。”见她没说话，乔尔忙解释道，“就只是好奇。”

又静了一会儿。

“不是吧，真没打？”

仍旧没听到电话那头的动静，乔尔瓜子也不想嗑了，随手将袋子往边上一丢。

乔尔有点儿不信。

这实在不像教授的作风。

但要真计较起来，若不是因为陈溺，乔尔也不知道，原来Z大出了名的医学部教授，温和斯文的外表下，还有着截然不同的另一面。

可是，不对啊。

乔尔记起什么，赶紧将手机从耳旁拿开，迅速退出通话页面，点开最近通话列表，果然，里头“许尘深教授”几个字格外醒目。

显示通话时间是九点整，他刚打过来不久。

乔尔老老实实在向许教授回答了陈溺的航班时间。

陈溺自然不知道这些，她转过头，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街灯。

城市的夜晚最喧闹，高楼大厦上是一排排亮眼的霓虹灯，车流、人流交织在一起，繁华又拥挤。陈溺去姐姐那儿住了半个月，看惯了山山水水，鸡鸭鱼犬，回到城市里还真有些不习惯。

“没打。”陈溺说。

乔尔还盯着最近通话的页面。

就是因为教授找她问了陈溺的航班，她以为他要去机场，这才赖在寝室没动。

大晚上多危险，乔尔将手机放回耳边，问道：“你到哪里了？我去校门口接你。”

“不用——”陈溺打断她，但剩下的话还没说出口，乔尔已经把电话挂了。

她哑声，从耳边拿下手机，看着屏幕渐渐暗下去。

Z大门口。

司机将车停在正门口，照样下车帮陈溺取出行李箱，递给她时，陈溺笑着道了句谢。

司机摆了摆手，兴许是看她模样漂亮，便多说了几句：“姑娘小心些，最近失踪的人多。尤其是你们这种女大学生，晚上可不能在外边乱走，那面包车往跟前一停，人一拽就上去了！”

司机边说边比画着手势。

确实很晚了，校门口没什么人，两个警卫在门上来回走着，时不时看两眼这边。

陈溺默然。

她在乡下时手机没有信号，根本看不了新闻。

Z大校门24小时不关，因为里面还有教师公寓，只有学生宿舍有门禁，现在离门禁时间大概还有20分钟。

以往这个时候学生很多，都是跑出去玩，赶在最后一刻从外面回来的。

门口警卫看这边好几眼了，见两个人还在说话，走过来吼了一嗓子：

“干什么呢！哪个年级的？还不进来！”

司机没防备，被吼得一愣，见是警卫出来了，估摸着也不会有事，便摆摆手上车走了。

陈溺摸摸鼻子，跟在警卫身后进了校门。

不过她不住学生宿舍。

Z大进门左边是条林荫道，两旁大树随着大道延伸着，树下零零散散有几个石桌石凳。

陈溺拖着箱子走过去，选了个石凳坐下，慢慢等乔尔。

手机屏幕被她摁亮，上面显示晚上十点四十分。

再过20分钟，便是门禁时间。

她翻出号码，点了拨通键。

手机在桌上吱吱振动着，声音很急，催得人心里发怵。

乔尔就坐在桌前，两手环抱着双腿。

但她不敢接这通电话。

打了半天没动静，陈溺便放下手机。

夜幕沉沉，树影绰绰。

在树下坐着有些冷，她穿了条七分裤，腿慢慢打起哆嗦，还得耐着性子继续等。

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来。

是一条简讯，她点开看，发现是乔尔发来的。

老刘查寝，出不来了。

老刘是她们班的辅导员。

其实老刘只有二十多岁，平时打扮得却像个中年人，而且爱往头发上打发蜡，所以大家就都叫他老刘。

陈溺回复了个OK，收起手机站起身，拖着行李箱掉了个头，径直往教师公寓走去。

Z大分三个校区，数本校区最大，白天能通公交，陈溺走了好一会儿，才看见教师公寓A幢。

她到了楼下，站定，并未急着上楼，而是背对着大楼等了一会儿。

直到她看见一辆黑色跑车在不远处缓缓停下。

陈溺松开手里的行李箱，放稳了，踱着步子走过去。

跑车通身漆黑。

她在车窗上轻敲了几下。

车窗慢慢降下来，一张看上去很是温和的脸出现在她眼前。

这车跟了她一路了，陈溺笑了笑：“许教授辛苦了，早些回去吧。”

许尘深没说话，只抬眸看着陈溺。

他没戴眼镜，眼睛在暮色里显得很亮。

与许教授打完招呼，陈溺转身欲走。

后面的跑车却忽然熄了火，许尘深开门下车。

但他没搭理陈溺，而是径直走到她与行李箱跟前，一把提起行李箱就往楼上走。

陈溺愣在原地，片刻后跟上去，别人愿意做苦力，她没有意见。

走到楼上，许尘深半个身子斜靠着墙等她开门，站姿有些随意，但眸子里投出的眼光意味不明。

陈溺握着钥匙的手微顿。

他看见了，勾了勾唇：“我先下去。”

说完他直起身子，跟她擦肩而过。

楼道上的灯是声控灯，明了又暗。

陈溺松了一口气，没注意他口中的那个“先”字。

她拿钥匙开了锁，拖着行李箱进门。

奔波一天了，姐姐那儿比较偏远，陈溺先坐大巴车去了省城，这才转出租找到飞机场。

她确实很累。

陈溺放下行李箱，径直走进浴室。

她只留了玄关处的灯，从浴室清洗好出来时，看见那灯忽然闪了闪，光线有些微弱。

陈溺走过去踮起脚察看，敲门声蓦地响起。

听着是很有礼貌的敲门，声音轻，还留有间隙。

她站定，抬头看墙上的钟，指针已指向十一点半了。

谁？

她一个人在家，又是深夜，说一点儿也不怕那是假的。

陈溺慢慢挪到门前，借助猫眼往外看了看，外头灯亮着，能看清环境，来人是——

许尘深？

她定定神，开了门。

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。

许尘深抬眼看她，她已经沐浴过了，穿着极简易的睡裙，头发还未擦干，用帕子简单包裹着，鬓边的发丝还在滴着水。

那水珠顺着她白皙的脖颈滑下，停留在锁骨上，然后慢慢化开。

玄关处微黄的灯光从她额上洒下来，让她整个人有种说不出的妩媚，甚是勾人。

他垂了垂眸，睫毛挡住眼底的情绪。

“有事？”陈溺的一只手还放在门把上，门并未大开。

半晌。

许尘深从身后递上来一个东西。

由于灯光微弱，陈溺没看清是什么东西。

却突然听见一声猫叫。很轻很轻的一声“喵”。

陈溺低下头，许尘深一只手拉开了门，灯光照过来，她终于看清了。

他手中是只小奶猫，周身雪白，毛茸茸的，特别的小。

他方才下楼是为了拿这个？

她抬眸，有些不明所以。

许尘深解释道：“朋友送的，能不能放你这里养几天？”

问题有些突然，陈溺愣了一会儿。

“我问过王教授了，他说没关系。”

他补充道。

王教授是陈溺的舅舅王成林，是Z大经济学的教授，陈溺从小就被接到Z市读书，一直住在舅舅家。

舅舅前段时间有事请假了，和舅妈去了外省，还没回来。

得，房子的主人都没意见，她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。

不过陈溺转念一想：又不是什么别的物件，是只猫，有血有肉的，主要是得费心思照料。

陈溺思考了一会儿，借助门被拉开的缝隙，她问：“你怎么不养？”

“有些忙。”许尘深声音低沉，明显不想多说。

陈溺抿抿唇，犹豫了几秒，接着便抬手，从他怀里接过猫。

陈溺手心冰凉，抱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他的手，男人的掌心滚烫，烫到她的小指，她快速收回。

她收手的动作太快，许尘深抬头看了她一眼。

屋外有风吹进来，她裸露在外的手臂上泛起薄薄一层鸡皮疙瘩，怀里的猫倒是安分，乖乖地枕着她的手臂。

陈溺想关门，但面前的人还不走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她抬头问，兴许是被风吹的，她的语气有些冷淡。

许尘深没说话，握在门把上的手紧了紧，静静地看她，目光很沉，像是有很多话想说。

陈溺一顿，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些画面。

那些画面像看电影一样，循序渐近地播放，最后停在大脑中的，是那天清晨他在耳边细碎的吻。

又一阵风过，陈溺打了个激灵，皮肤上泛起更多鸡皮疙瘩。

许尘深顿了顿，没再说什么，替她把门掩上，轻声地说了句“早点休息”。

然后他转身下楼。

第二天陈溺乖乖地去上课。

她已经大三了，课程不算很多，上午只有一节公共课。

乔尔特地早起去占了座。

陈溺一进教室，就看见乔尔甚是猛烈地朝她招了招手，她点点头走过去。

“这么早？”

在陈溺的印象里，乔尔上课从来都是踩点进教室的。

乔尔没回答她，却先撒娇道：“我昨晚真不是故意不来的。”

陈溺把包放在桌上，拉开凳子坐下，说了句：“我知道。”

乔尔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忽然听到陈溺继续说。

“昨天平安到家了，就是在树下吹了会儿风，怪我自己穿得薄，好像有点儿感冒，感觉头痛，待会儿得去看看医生。”

末了，她给乔尔一个安心的眼神，轻声道：“别担心，我挺好的。”

乔尔看了她一眼。

陈溺今天没化妆，唇色有些淡，头发随意地扎起，额间有碎发垂着，半个月没见，她侧脸的轮廓显得格外的分明，好像消瘦了很多。

她看起来还真有几分憔悴。

更重要的是，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问：“乔尔你的良心不会

痛吗？”

乔尔凑过去，用手背碰了碰陈溺的额头，问道：“有没有发烧啊？”
她问得小心翼翼。

“噗。”陈溺笑起来，眼睛弯成月牙状，眉心微动。

“行了，开玩笑的，我没等多久，刚到就给你打电话了。”

只不过头痛却是真的，估计是昨晚头发没吹干她就睡了的缘故。

乔尔收回手，“哦”了一声，看起来好像仍有些愧疚。

陈溺正想跟她说点什么，这时老师走进来了。她这才看见，不过一会儿时间，教室里已经坐了满满当当的人。

但老师还是取出本子，挨个挨个地点名。

当点到陈溺时，他顿了一下，声音放大。

“陈溺到了吗？”

周围人都朝她看过来。

陈溺应声，将手举高晃了晃。

老师点点头，拿笔在本子上画了两下。

估计是因为她缺了好几堂课了。

陈溺低下头翻书，书页一大半都是崭新的，请假就这点不好，跟不上课程进度。

她前面忽然传来不确定的声音。

“学姐？”

陈溺抬眸看去，是个戴着眼镜的男生，皮肤很白，鼻尖直冒汗。他一只手指了推鼻梁上的框架，脸色有些红，像剥了皮的西红柿。

不知道他在害羞什么。

“怎么？”陈溺垂下眼，没再看他。

男生的脸更红了，老师还在讲台上点名，他偷偷转回去拿起桌上的书，再转过来时，深吸了几口气。

他正要开口。

乔尔在旁边笑了声，问道：“你要说什么啊？”

乔尔的声音并不大，男生却像是个瞬间被扎了孔的皮球。

他僵硬了数秒，又转回去了。

陈溺侧头和乔尔对视了一眼，忍不住扯开唇笑了笑。

奈何嘴角的弧度微微牵扯到太阳穴，惹得她脑袋胀痛。

她笑不出来了，于是埋头专心看书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师让学生们看PPT上放的资料。

陈溺抬起头认真听，用两手托着下巴，食指朝太阳穴方向伸直，不时在额角揉两下。

这时旁边给她塞过来一张纸条。

她转过头，乔尔的手刚收回去，马上一本正经地记着笔记。

纸条被乔尔叠得很是整齐，折痕颇深。

陈溺一点一点将纸条捋平打开，乔尔的字向来工整秀丽，也没怎么见她练习书法，这像是母胎里带出来的本领。

不过，所谓上帝在给你开窗前，会先给你关好门，陈溺觉得乔尔的字写得好，可能是因为她天生缺心眼吧。

所以上帝才补偿她一手好字。

但她却没用在了正道上。

因为她写的是——

许教授包治百病。

陈溺将纸条揉成一团向乔尔扔了回去。

下课后，教室里的学生收拾好东西三三两两地往外走。

乔尔装好书，拍了拍陈溺的肩，跟她说八卦：“你不在的时候，许教授在学校可火了。”

陈溺还在收拾东西，教室里很吵，她没听清楚，便问：“什么？”

有几个女生从过道上走过，听到她们的对话都纷纷转过头，看了她们一眼。

乔尔低头将包挂在肩上，轻声道：“出去说。”

校园里的林荫小道上人不多，两旁粗壮的大树努力伸着枝丫，延伸至道路尽头。

满地都是摇曳的浓密树影。

乔尔边走边说：“就上回，你刚走没多久，许教授救了个大佬。”

“据说是出了车祸，那人身上没受伤，却碰断了几颗门牙。一个大老爷们，在医院里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。”

乔尔还忍不住“啧啧”两声：“教授给他做了烤瓷牙，大佬有钱，指定要材质最好的那种，我也不懂他们医学的套路，反正最后只听说效果很好，特别好看，大佬好像也比之前帅气多了。”

陈溺笑了，这不废话吗，烤瓷牙多好看啊。

乔尔继续说：“但这事没完。”

她感慨道：“所以说大佬就是大佬，高调奢华上档次。人家牙齿做好后，心怀感激，专门去给许教授弄了面锦旗。”

“大佬把锦旗拿到医院那天正巧许教授休息，人在学校，那大佬竟巴巴地送到学校里来了。”

“那阵仗，你是没看见。”乔尔惋惜地看陈溺一眼。

“许教授正上着课，听说大佬直接就进来了。许教授脾气多好啊，课堂被打断了也没说什么。但没想到大佬突然当着全班的面向他鞠了个躬，九十度那种，然后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。”

“什么‘悬壶济世’‘活菩萨’吧啦吧啦。”

乔尔终于说得忍俊不禁，一个劲地笑：“哈哈哈哈哈我的天，不就补了几颗牙嘛，整得跟闯过鬼门关一样。”

陈溺等她笑够了，问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
乔尔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陈溺不在学校，电话也打不通，她知道这八卦后就一直没个可以说的人，憋到今天终于说了个痛快，感觉特别舒坦。

“多尴尬啊，教授心里肯定后悔救他了，但人面上硬是保持着微笑，淡定从容。后来教授客客气气地道谢，送大佬出了教室，又继续上课，一点儿都没受影响。”

“不得不说你们家教授涵养是真的高。”

乔尔继续说：“这事前几天都传开了，论坛上都在说。原本大家只是因为觉得好笑，直到后来有人贴了当时拍的照片，论坛瞬间就炸了。”

“不就补个牙。”陈溺皱眉道。

“不不不，炸的是教授的美貌和修养。”

“齐刷刷的帖子，清一色都是讨论医学部的：‘听说医学部有个老师很帅？’‘啊啊啊！本班病理学教授苏炸了！！’‘请问谁有许教授课程表，进来的瘦十斤！！’”

“……”

陈溺这下没说话了。

乔尔瞟她一眼，要不怎么说有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呢。

“现在许教授的课可都是满座，女生占大多数，全是去蹭课的。”

乔尔在学校常帮人代课，此时用亲身经历告诉陈溺：“说实话我接过那么多单生意，真没一个是他的课。”

微风轻拂，吹得两边大道的树叶沙沙作响。

当她们走到拐角，树上落了几片黄叶下来，一片砸在陈溺头上，她抬手取下那片黄叶，当硬纸般摩挲着，过了会儿她轻声说了句：“我先走了。”

跟乔尔道别后，陈溺先回了趟家。

她从没养过宠物，下意识觉得小动物应该是十分娇弱的，特别是许尘深送过来的那只小奶猫。

这只猫实在太小，又萌又软，还没她一个手掌大。

陈溺在网上搜索过，根据网页上的描述，她估计这猫刚出生二十天。

许尘深送来得太突然，她也没个准备，只好先找了个纸箱子给它做窝，又怕它冷，用毛巾裹了热水袋放进去。

可陈溺总觉得做得不够好。

但这只猫却是听话得出奇。

她蹲下身，瞧见它在箱子里爬来爬去，看见她回来了，对着她“喵”了几声，一双眼睛乌黑发亮，清澈澄明。

还没给它取名字。

陈溺握着手机，拍了它的几张美照，努力回想昨晚他将猫给她时，说了它的名字没有。

她想了一会儿，觉得应该没有。

因为她没有一点儿印象。

昨天她太累了，甚至是有些昏沉，他有没有开口说话她都忘了。

陈溺沉吟片刻，编辑好短信发出去，还是决定问问这只猫的名字，不然随便取个名这小家伙说不定不认。

手机很快收到回复信息：没有名字。

没有？

她在键盘上打下：那我随便叫？

手机安静了一会儿，那边回复了：好。

陈溺站起身，将书包放回卧室，从抽屉里的盒子中取出一张银行卡揣好，这才拿了钥匙出门。

她看网上说，像这种小奶猫不能喂它喝牛奶，得去买专门的奶粉，还要用注射器来喂食。

还有关于给小奶猫洗澡的问题，网上也是众说纷纭，有些说才这么点儿大切忌洗澡，有些说可以洗，只要注意保暖即可，两种观点说着说着竟然有人还在帖子里吵了起来。

陈溺看得一阵迷糊，觉得真是要多复杂有多复杂。

陈溺从教师公寓往外走，现在时候还早，人并不多。

路上学生成对地挽手在一起说话，有些是情侣间互相打闹，声音放得很大；有些是和朋友坐在长椅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

温暖的光透过树叶缝隙洒在每个人身上，聚起明黄色的浅浅的光晕。

陈溺低头从包里取出手机，点开微信，边走边看，置顶聊天是姐姐，对话框却干净得彻底，只有她前一天晚上发过去的：已平安到家。

她叹了口气，倒也没觉得有多失落。

这在她的意料之中。

手机忽然振动了一下，乔尔发来一条微信。

中午等我，给你洗尘。

陈溺看着手机屏幕半天，回复完后抬头，才发现都快走到校门口了。

前面一棵大树下搭着个帐篷，亮眼的天蓝色，帐篷下有张褐色的长桌，几个学生坐在塑料凳子上，正收拾着桌上的纸张，几双眼睛不时地盯着过往的学生。

估计是在做什么活动。

陈溺脚步微顿，人已经被他们看见了。

帐篷下那些学生里面一个短头发的女生几步跑过来对她说道：“同学，我们在做一个问卷调查，方便帮忙填张表吗？”

陈溺看了眼手机时间，点点头，跟着女生走过去。

她这才看见，长桌上放着好几叠都是写得密密麻麻的宣传资料，还有一叠放在最前面，应该就是调查表，已经填了十多张了，但还剩下好几十张。

女生给坐着的男同学使了个眼色，让他赶紧递笔过来，又转过头笑嘻嘻地跟陈溺说：“就是这个，不用写名字，按上面的要求在框框里打勾就可以了。”

陈溺低头，看清了表格顶端的几个黑色大字后，接笔的动作不禁一顿。

女生早有准备，忙说：“不存在的，同学，我们都填过了，这个其实是很意义的调查，你应该也知道，现在社会上有许多年幼的女孩子受到伤